在古临川的天空下

□吴佳燕

喜欢一个人坐火车出门。这次是去抚州，从一个热区到另一个热区。武汉的暴雨不期而至、来势汹汹，400多公里外的抚州却是扑面而来的阳光热浪。所幸中间还有三个半小时的清凉旅途，火车上的自由时光。看书，发呆，看窗外大片的绿色田野与江南的烟雨如黛，或者在车厢里不时走动，皆可。

于是诗人曾卓的诗句飘然而至："在病中多少次梦想着/坐着火车去作长途旅行/一如少年时喜爱的那句诗：/'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也不管它往哪儿开'/也不管它往哪儿开/到我去过的地方/去寻找温暖和记忆/到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去寻找惊异智慧和梦想。"

抚州古称临川。第一次接触"临川"这个词，是从小学课本上。它是王安石的家乡，那个诗人心心念着"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地方。所以王安石又称临川先生，他的作品集被命名为《临川诗钞》《王临川集》等。单是这首《泊船瓜洲》就可一窥王安石感性的一面和内心的情愫。这首诗写于王安石第二次拜相进京之时，因为推行新法受阻、辞官未准，内心充满矛盾与迷茫。于是政治家的身份逸出，诗人的多愁善感借着他乡的春风明月恣意飘荡。

我们来到了王安石纪念馆，一座小巧精致、古朴典雅的仿宋园林式建筑群。门楼的造型让我想起王安石戴着的官帽，庄严而有几分沉重。园内是一派江南风光，亭台水榭、游廊曲桥，大片的荷叶亭亭如盖。高大的王安石雕像伫立于天地之间，峨冠博带，眉头微蹙，浩然正气与忧国忧民的情怀隐约可感。主楼的展厅涉及王安石一生的经历和成就，最大的遗产便是他的改革精神和文学作品，也可以视作一个人理性和感性两方面的极致发展和矛盾体现。在我从历史书和文学史上读到的零碎印象中，王安石是个有些古板、过于理性的人，性格刚直，安邦济世，切中时弊严厉地推行变革，也严格地律己律人，诗歌风格多端庄肃然，感觉生活中也不那么活泼有趣，不像苏东坡那样达观性情，诗词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人生况味。梁启超的《王安石传》有点"英雄惜英雄"的意思，对王安石"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变革气魄和别开生面的文学成就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然而，当历史的烟云投射到现实的天空与每个人的心田，流芳百世、让后人记住的也许并不是王安石的政治家身份和苦心变法，而是他那些脍炙人口、千古流传的诗篇。而这正是持久的感性与情感的浸润带来的文学的感染力和穿透力。在王安石那些被苏东坡称为"野狐精"、梁启超命名为"荆公体"的"气雄格厚"的诗文中，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理性框定的溢出部分，比如晚年所写的《凤凰山》："欢乐欲与少年期，人生百年常苦迟。白头富贵何所用，气力但为忧勤衰。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那是一个一生为事功和理性所累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到了暮年终于卸下重负、回归到人自身，难得的真情流露与人生感慨。

"远色入江湖，烟波古临川"，同样是这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古老土地，也孕育出晏殊、汤显祖这样至情至性的文人才子。在当时理学行世、风靡一时的大背景下，晏殊开创了北宋婉约派词风，描写风花雪月、离愁别恨，彰显个人情感与人生体悟，风格清新雅致。"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被王国维引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的第一境界，形象而准确。"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更是成为千古名句，与无数的人生写照心心相印，作家蒋勋认为这是宋词里面最美的句子，每次读之都会被震撼。不过，晏殊在这些感性抒情的词句中，融入了理性的思考，从而有一种圆融旷达之美。而到了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笔下，"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论"让这位大文豪的性情为人和作品形象被更多的人所看见和喜爱，并且"心有戚戚焉"。

抚州的汤显祖文化遗存是相对完整而生动的，亦是抒情传统的集束暴发与集大成者。古临川既是汤显祖的来处也是他的归处，其卓越的艺术成就与璀璨的戏曲之光穿越古今；文如其人，作为"情圣"的汤显祖与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合二为一。甫一步入汤显祖纪念馆大门，便见中庭矗立的汤显祖石像神情怡然，衣袂翩翩，站立的基座前面刻着一个大大的"情"字。纪念馆由玉茗堂和清远楼、牡丹亭、碑廊等景点构成，既有对汤显祖生平经历和戏曲成就的展览介绍，还有对他代表性作品"临川四梦"的情景演绎。"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漫步这座具有江南园林风格的纪念馆的室内室外，蓝天白云，亭廊回环，一派生机勃勃，让人仿佛穿越到那个戏韵流芳的时代，感受到汤翁的一身傲骨和他戏文里的旷世奇情。出身书香门第，33岁就高中进士，在官场中正直清醒、宁折不弯，最终成为科举和官场的逆行清流，哪怕是被黜辞官，也要持节自守，彰显出文人气节和感性的力量。或者说，汤显祖的一生都活在"情"与"理"的博弈、"入世"与"出世"的挣扎之中，是他的文学才华和洒脱性情为他跌宕的人生托底，不仅对仕途挫折和现实困境不以为意，反而激发出巨大的生命激情和创作能量，从而写下千古绝唱。在汤显祖纪念馆，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那就是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于同一年去世（1616年）。世界三大戏剧大师，以这样一个偶然而特别的方式，实现了意味深长的惺惺相惜并恩泽后世。

文昌里是汤显祖的出生地、创作地和安息地。这里自古为进出抚州、连接城乡的重要通道，在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有几十处保存完好的明清历史建筑，被誉为当地的"历史档案馆"和"老城博物馆"。青砖黛瓦，重檐歇顶，庭院深深，歌声缥缈。汤先祖在这里出生，后来远游他乡、经历宦海浮沉，晚年又回到家乡，在文昌里修建"玉茗堂"，写下《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等传世作品，最终长眠于此。一个人何其有幸，可以将现实家乡、精神家园和魂归故里合为一体。幸运的还有这片土地上被传统文化滋养的普罗大众。暮色黄昏，我们走在文昌里的青石板路上，恍若走进了古临川的历史深处与人间烟火。巷陌悠长，流光溢彩，古镇的尽头，巍峨的正觉寺塔静立于深蓝高远的天幕之下。古镇上店铺林立、酒幡飘扬、游人如织、市声喧哗，有穿着古装戏服、手持团扇的女子，踩着高跷、"鹤立鸡群"的少年，还有更多趁着夜色出来消夏的本地人，各种静止或流动的古色古香与热气腾腾。"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事谁家院"，不大的文化广场上，台上台下都是汤显祖的游园惊梦和徒子徒孙，是戏曲之光的现实照耀与代代传承。一个感性重情、充满赤诚的人，不仅将生命的热度、情感的温度和文化的精神反哺给家乡这片热土，也传递给无数的人们无穷的远方。

中国文学有两大传统，即事功传统与抒情传统。所以文章既可经世致用，又可自我抒情，亦可视为创作主体对于理性和感性的不同侧重。顾随先生把思想和情感当作为人为文的两个重要方面，他在《宋诗说略》中谈道："若道之出发点为思想，若诗之出发点为情感，则此二者正如鸟之两翅不可偏废。""学道者贵在思多情少，即以理智压倒情感，此似与诗异。"由此观之，在古临川的历史天空下，王安石的创作更多地延续了事功传统，然而少有的一些感性时刻尤其令人动容和共情；汤显祖、晏殊等承接的是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是一种至情至性所激发的情感共鸣和人格魅力。进而言之，每个人的生活中无不充满着客观与主观、用脑与用心、理智与情感的此消彼长、矛盾统一。只不过相对于被头脑和理智支撑的平静而普遍的庸常生活，一个人感性的流露、情感的激荡、心灵的震颤更为难得和直击人心，这样的时刻也往往是文学的时刻。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流行短视频、大数据、算法、流量和注意力经济的时代，人的感性、情感、个性甚至包括人的犯错、生活的偶然性、命运的无常等，不仅是文学的诞生时刻，还是AI时代的漏网之鱼，是人与冰冷的机器、整饬批量的工业化生产、人工智能的一键生成之间的最大区别，也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情感和生命尊严，值得我们永远珍惜和守护。

幸会雨林茶山

□庄公子江黎

三月天，阳光热烈，万物萌发。邻居做茶的女生阿宝拉我上茶山，我答应了。

车往山里开，山路拐了继续拐，弯了继续弯，无穷无尽。抬头，偶尔能看见一线天，在遥远的上边蓝丝丝。侧边的垂直山坡与万丈悬崖，一上一下两处巨大绵延的危险。阿宝车技好，风驰电掣，人车合一，拐360道弯都丝滑无比——我晕，但好风景不许人晕。

进到深山，大树小树绿得发黑发狠，地底下的精华全部上升为春天了。春天太大太厚了，兴旺得让人吃惊，最后止语。红色的夕阳善勾勒，是绝顶高手，空中千叶如眼，上下金碧山水！

"吱溜花"冒着香气，一树又一树。老白花是三岁的小可爱，一路又一路。他们说，"吱溜花"是板栗花，这花和果各香各的味，各入各的锅，各有千秋。老白花家族盛大，冒出丛林，覆盖山坡，妩媚有力。不叫白花，叫老白花，亲切。就像你叫老姐、老哥、老公、老咪涛……

阿宝说，探春茶的所有动作概括起来就是赶饭、吃饭、喝茶。

三个半小时后，抵达山巅，麻栗树大寨子。晚霞那么红，总算赶到饭了！开了一万里吧，前面就是山的头顶，地球的边缘了。

地势起伏，寨子随山而落，于拐弯、逼仄、崖下之处总添幽境。空中一闻，好有钱啊，干巴香和茶香在打擂台。阿宝和她的甲方，一个村长，热情地打招呼，根本不像一年才见一次的样子。村长是很年轻的彝族青年，黑瘦帅，热络而又腼腆。

吃完饭，山色完全黑下来，天已经红得离谱，趋近癫狂。远处的蛤蟆以为夜深了叫得欢。月亮浮着——金色的，看起来也好有钱的样子。古典的茶叶，前卫的黄昏。

开始炒茶了。大斜锅大得过瘾，斜得有姿态，锅面黑圆，空腹而卧，嗷嗷待哺！于是鲜叶倒进来，热力吱吱吱。翻、抖、抛、筛、按，臂力了得；嫩绿、深绿、老绿、褐绿，茶叶能抓成团时便出锅。阿宝炒了一锅，大汗淋漓。我在一旁，感觉又热又香。

摊凉，揉捻，大簸箕承香，小机器压香，各有各的香命。

喝了一点稀有的生茶，脑子撒丫子清醒。凌晨一点一刻鸡扯着嗓子叫了，咯咯咯此起彼伏，它们不会以为天亮了吧。我无眠可睡，无事可干，就专心听鸡鸣狗吠。如此卖力，果然把天叫亮了。满窗的雀子声被对比得尤其温柔。

蛤蟆、走地鸡、野鸭、大鹅、蝴蝶、壁虎、蜥蜴，红霞、白云、山风、小孩、我……全都在兴奋。一点点新出的冒着火气的茶，让整个生态都疯了，癫啊，真癫。

一大早出来寻找半夜鸡叫的罪魁祸首，一眼就看到一身硕果的桃树下，绑着一只雄赳赳的野鸡，那熟悉的叫声无缝衔接午夜的爆鸣。见我过来，野鸡一动不动，还侧着头拿圆眼睛瞪我，当真是见过世面了——我肯定打不过它。

村长一家早已进山劳作，厨房收拾得空旷干净。古老的作息真让我这个现代人羡慕。吃过鸡肉米粉，喝过春茶，阿宝带我去看她圈起来的一片茶地。

茶地都在坡上，或大角度或小角度地倾斜一下，绝不长在平地上。地上的落叶绵软舒适，适合脚、野猪、兔子、蘑菇一起来蹦跶。

阿宝奔向了一棵老菩提，靠着、抱着、倚着……各种姿势和菩提树相亲相爱。古木参天，负氧离子抱团聚集，吸不够根本吸不够。阿宝查看了芽叶，估摸了一下生长周期，最近气温偏低，还需二十多天，春茶才能长出来，莫急、莫急。今年的春天，冷冷暖暖，注定会是加长版。

四月倒春寒，在山里倒得尤为彻底，再倒一下，春尾就和冬尾缠得不可开交了，夏头懵懵地缩回花里。花闭，叶落，西瓜需要羽绒服。

一大早，阿宝就出了个好主意，要我站在皮卡车的拖箱里，体验一把敞篷车的快感。穿着厚黑风衣的她说，可爽了！

我的白衬衣薄如蝉翼。垂落的枝丫花木可避，凹凸的地面震荡可控，被寒风包围的狗束手就擒。

哈哈哈哈，快了吗？

快乐呀！多好啊。

还有多远？

马上就到。

这是一匹开辟道路的野马，坐在马上总能到的。

我被风腌得毫无人味了，全身都是高大乔木的味道。木木的，不想动。

终于到了。茶地躲在悬崖下，大树小树都长得老气横秋。地上的枯木长满白色的黑头草，星星点点，像身披蕾丝，年轻极了。茶树们也觉得冷，不怎么抽芽。各种声音叫得欢，还好，鸟们虫们厉害，没有叫出抖音与颤音，算是给春天一点面子了。

植物金毛狗吓到我了，摸上去真的就如摸狗，光滑，似有动物的命在。就像我，现在摸自己，就有植物的灵魂。

蕨类植物呈现出森林的太平，太古、太大、太离人。长成这样，看着就味道好。最挑剔的植物才能成就仙体。

我像闯进来的异乡人，彝族小伙在前面憨着乐呵。

悬崖的剖面，植物的根茎绞成一团，穿针织网似的打群架。落叶带着云雾的能量与大地紧贴，倒春寒会迅速抽走它们最后的气息。地底的战争是冷兵器的，近身相搏。不像高处，冷风会来劝架。

落叶带着天空的能量让自己与大地紧贴，倒春寒会迅速抽走它们最后的气息，直到它们成为大地。所以，地下有云有雾，蕨类植物一定知道。

下午，我抱了个八个月的彝族娃娃取暖，可爱的火种抵抗寒风，植物人终于缓过来了。暂时不抱树了。

赶了四天饭与茶，和热带雨林还不是很熟，回头一看，茶是茶，我是我。

易武古镇挺繁华的。放眼一看，人们来来往往，楼房红红绿绿，有什么流动的东西却是扁扁的。

气温回升，热。热带雨林总算醒了过来。勤劳的春天终于毫无顾忌地回来了，我感到热带雨林突然一紧，那是春茶在铆劲。

牵挂

□袁静

又到中元
总有一种牵挂
世代绵延

小时候
父亲在前，我在后
习惯盲从，父亲如山
跟着，就不会迷路
渐渐
年少的迷惘如夏天的树叶
绿了就渐渐把春天遗忘

转个眼
时光过了五十年
父亲微笑
在火焰的忽明忽暗间

小儿子一脸懵懂
"爸爸您怎么哭啦？"
他好奇
儿子眼里爸爸应该是圣斗士
你叫爸爸，爸爸随时都可以答应
我现在叫爸爸
没有人答应
儿子愕然！

知道了，儿子嘟囔
我以后有事没事就叫叫你
怕再以后叫不答应你
泪珠滚落
在儿子稚嫩的脸庞
成串

又到中元
总有一种牵挂
世代绵延

马兰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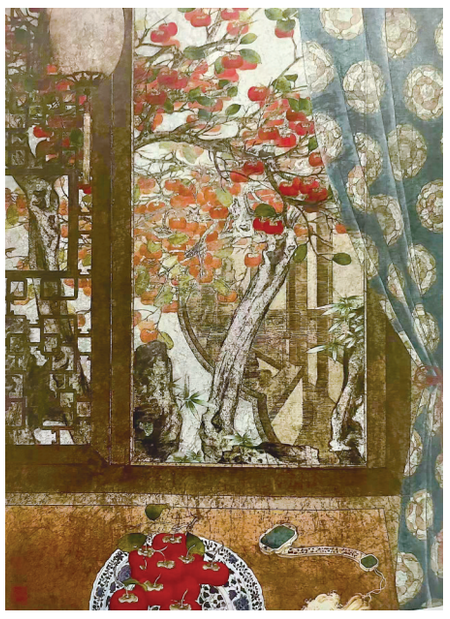
□叔仲

父母坟茔的马兰花
像一支支被吹破了的唢呐
在风中呜咽
是我今生的挂念与疼痛
在故乡——
在南岗子守望

马兰花举着淡紫的灯盏
每一个多雨的夜里
照映着父母望瘦了的乡路
嘱咐我忠孝不能两全
惦念我异乡无助
担心我脚下泥泞

子欲养而亲不待
十几年的思念化成春雨
马兰花见证
父母弥留时期盼的目光
而我——
只能了了我的心愿

家兄酷似老父亲
我，也是父亲的背影
墓碑上的字，被擦拭得清晰发亮
父母喜欢土地和庄稼
也喜欢马兰花
父母坟茔的马兰花
像苍天一样，像大海一样
年复一年地蓝着
每一个雨夜
我在遥远的江南数着的雨滴
都化成了蝴蝶



万事如意（中国画）　郑力　作

绣花的伏先婶

□胡采云

前段时间，我有幸回老家参加了族内一位百岁奶奶的生日庆宴，席间和好多年未见的乡邻亲眷聊了一些家长里短，浓郁的乡情着实令人舒畅。宴后，妹妹陪我在村子闲逛。

"你还记得伏先婶子吗？"妹妹轻声道。

"记得呀！"我怎么能忘记呢？那是一个特别能干会绣花的婶子。其夫先她而去十几年了，四个子女有两个在国外，两个远嫁外省。

伏先婶性格随和爽朗，对村里男女老少都是春风满面，一团和气。她的嗓子特好，说话唱歌也好听。伏先婶最受人称道的是她既会画又会绣的超人手艺。她生就一双会绣花的手，十指纤长而灵巧，往白布上随手画上的图案，栩栩如生；除了枕头布面上绘画需用复写纸外，门帘、禁帘、肚兜、围兜、围裙、鞋垫等等，都是依样图在布料上随手勾勒出模图；她绣出来的花，在方圆几十里都是首屈一指。"金鱼跃出水""鸳鸯戏荷""鲜花怒放""报捷的喜鹊""打鸣的公鸡""飞奔的白兔"……每一幅作品都惟妙惟肖。我们村与邻村的大多数人家的枕头、鞋垫，几乎都是由她画上的线条画模型。特别是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都喜欢和她聚一堆，一边学她的绣花手艺，一边听她唱歌。

伏先婶的记忆力超强，像《红灯记》《沙家浜》及当地传颂的一些民歌——《请七姐》之类的唱词，她都唱得滚瓜烂熟；下雨天和农闲时节是村里姑娘媳妇最开心的日子，因为她们在这个节点可以去欣赏伏先婶手里飞针走线，听她唱出美妙的歌。伏先婶出现在哪，哪里就有欢歌和笑语。乐过了，她一针一线地教初学者绣花，围观的姑娘媳妇便屏住呼吸、睁大眼睛，静静地听她讲技法、看她绣花……

在特殊年代里，她绣的古装人物曾被当作"封、资、修"受到批判。自此，她不再绣花了，也不再唱戏了，说话的声音也变得微小，整天沉默寡言，每天周而复始地出工劳动、引伢做饭；性格也变得孤僻了。后来，她干脆搬到河滩外面的林场工棚里生活。

那个年月，这地方很少有人来光顾。只有我们一群不谙世故的娃娃，大热天结伴来到河边的浅水处打鼓泅戏水玩。她看到我们来了，脸上有了些许笑意，她会特意蒸一锅溜粑粑，那个味道特别好。我们一群伢一边吃一边听她讲故事，天南海北，从神仙讲到济公，讲述从古至今的好多传说。

其他小伙伴听得很入神，而我却单单盯着她装针线及白布头的小柳簸，她在小布片上绣的鸟呀、花呀、鸡呀、兔呀、大白鹅还有红马……虽然线粗针眼大，但绣上去的动物仍然很逼真。她看到我很喜欢，临走时给了我三片不同图案的动物绣件。

"伏先婶现在没那么落魄了，她现在牵头带着一帮老姐妹专业刺绣呢！"妹妹的话打断了我的回忆。

"哦！那行当伏先婶子可是最擅长了！"

"那可不！她们绣坊现在经营的都是出口的刺绣精品……"

说话间，我们已经来到一幢青砖瓦房门前。一阵犬吠声，从门里出来一个身着国风外套的婶婶，定睛一看，不就是伏先婶吗！她站在屋檐下，抬手按了一个开关，院子里便一下子亮堂了。

"哟！是贞儿呀！我晓得你要来的。来，来，进屋里坐。"说完便慈爱地迎我进门。

一进门，我惊呆了。一张大展桌上一盏精美的台灯亮着，灯下是绷在木架上的白布，旁边的塑料箱子里是五颜六色的金丝线，沙发上摆满了刺绣品，绣品上有游动的鱼、飞奔的马、龙跃凤舞、含苞欲放的花……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动物界的生灵与植物系的经典元素呈现在这里，堪称千姿百态、栩栩如生……

"伏先婶，您绣得真美呀，这都是您绣的吗？"

"可不是！我在这一系列绣品里边专门给你挑了三幅，准备送给你呢！"

"真的！那太好了！"

"当然啦！你看这三幅图案：白头马、红冠鸡、山丹花。贞儿你带回去，有空闲就看看，想一想家乡和亲人，也肯定会想起我这个老婶子！"

我鼻子一酸，笑着说："婶子啊！我会把它们永远带在身边的。"

触摸着这些绸缎绣品，我感觉它的凝重与珍贵，这上边浸透了这位民间老艺人的心血，每一个针脚，无一不表达着伏先婶对人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希望！

东湖的见证

□夏效生

在武汉东湖之畔，岁月仿佛一幅悠长的画卷，谱写出一段充满热血与奉献的故事。

30年前那个寒冬，一位心怀壮志的热血青年，满怀着对祖国的赤诚忠心与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毅然离开家乡，踏上了参军报国的征程。他或许未曾想到，东湖这片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水域，会与他的人生紧紧相连，成为他军旅生涯乃至整个人生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1995年冬天的一个清晨，他与74名新战友踏上了安庆到汉口的轮船。轮船码头附近广场上人声鼎沸，锣鼓喧天。"青春只有一次，参军荣耀一生""国防连着你我他，积极参军保国家"的横幅和气球在广场上空飘扬。气球随风舞动，在空中自由地跳跃着，整个广场弥漫着幸福而又难舍的氛围。

轮船沿长江逆流而上，击水声像是有节奏的鼓点，每一声都在水面上飞溅出一朵转瞬即逝的水花，轮船与江水仿佛是在进行一场亲密的对话。轮船加速前行，击水声变得急促有力，"哗啦，哗啦"声不绝于耳，如同千军万马奔腾而过，让人感到水飞千里，轮船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力量。

经过一昼夜的航行，次日中午1时许到达汉口码头，早已等候在此的东湖教导队东风大卡车，将他们接往目的地。从汉口码头到武昌东湖教导队，途经武汉长江大桥。望着眼前历经风雨却依旧坚如磐石的大桥，"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毛主席那气势恢宏的《水调歌头·游泳》仿佛在他耳边回荡。30分钟后，他们踏入了武昌东湖边的新兵连教导队，开始了军旅生涯的梦想之旅。那时的东湖，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粼粼波光，岸边的垂柳宛如站岗的战士，虽然轻柔却有着一种坚韧的姿态，仿佛在为这些热血新兵鼓与呼。

新兵入伍的日子，江城武汉阴雨连绵，而东湖侧畔的教导队训练却热火如潮。如何尽快实现从一名普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这一路充满了艰辛与挑战，却也伴随着成长与收获。《团结就是力量》是他入伍学唱的第一首革命歌曲。在歌唱中，他逐渐懂得，团结一致是激发战斗力生成的强大内生动力。新兵连每天除了进行三大步伐训练外，最痛苦的煎熬莫过于军姿训练。寒风萧瑟，雪花飘舞，站军姿经常一站就是两个小时以上。他望着远方的建筑物纹丝不动，满脑子都是离别时父母送行的场面。偶尔风沙吹进眼睛，酸疼酸疼的，两个小时军姿站下来，他早已泪眼蒙眬。训练场上，雨水汗水常常湿透了军装。每一次的军姿站立，都是对毅力品格的真实考量；每一次的军事训练，都是对自我极限的攻坚克难；每一滴汗水的流淌，都融入了东湖的清朗气息。清晨的号角声伴随着东湖的晨雾，唤醒了一天的活力；夜晚的军歌，在东湖的水面上回荡，诉说着军人的梦想与情怀。那时候，东湖就像一位默默注视着新兵成长的长者，见证着青年从青涩走向果敢，从懵懂走向成熟，逐渐成长为坚毅的军人。

寒来暑往，他在东湖教导队度过了军旅人生最难忘的8个月。第二年"八一"前夕，他被分到了空降兵部队，从事航空机务维修工作。航空机务人员一手托着国家的宝贵财产，一手护着战友的生命安全。不仅要有面对生死危险勇者无惧的决心，还要有面对困难故障坚定执着的匠心。有一次飞行后检查中，他发现飞机重要部位存在一起重大隐蔽故障，随即返场送修。庆幸之余，他又忧心忡忡：如果检查时敷衍搪塞，把故障带到空中，极有可能酿成机毁人亡的悲剧！毕竟在中外飞行史上，因机务人员马虎大意而输掉战争的例子并不罕见。

只有平时对自己要求严一分，战时打赢可能才能多一分。作为新一代航空机务传人，秉持这样的信念，他要与战友们用忠诚和智慧，铺就一条坚实的航空维修之路。带着这份警醒和思索，那段时间，他经常加班加点学习理论，一遍又一遍到飞机上熟悉各个零部件，只为尽自己所能保障好战鹰启航。两年后，他考上了军校。1999年7月，以优异成绩顺利毕业，又分到了空降兵部队。在军校养成的良好学习习惯，让他毕业后依然坚持边学习边摸索，系统学习航空维修知识，整理出8万多字的学习笔记，维修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团队和空降兵部队组织的科技大练兵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这位热血青年就是我。在30年的军旅生涯里，东湖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标识，更像是我灵魂深处的精神寄托。东湖那片绿色在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那是一种归属感，无论走到哪里，只要一想到东湖，就仿佛回到了人生起点，激发了无穷的内生动力。军旅生涯30年，我历经部队、院校多岗位锻炼。正是东湖教导队梦之队注入"从严治军"的宝贵基因，才有了面对挑战敢于亮剑的底气和血性。

30年过去了，我忍痛割爱脱下戎装，毅然选择了退役。"你下你的海呦，我淌我的河，你坐你的车，我爬我的坡，既然是来从军呦，既然是来报国，当兵的爬冰卧雪算什么。什么也不说，胸中有团火，一颗滚烫的心哪，暖得这钢枪热……"在向军旗告别的仪式上，我穿上礼服，戴上8枚金光闪闪的军功章，演唱了那首《什么也不说》，每一句歌词都倾诉着我对这身戎装的热爱与忠诚。当视频画面切换，7岁的女儿出现在屏幕上，她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面对全院官兵为我送上退役后继续守护好家园的祝福时，那一刻，我的眼眶瞬间湿润，几度哽咽……这泪水，是对军旅生涯的告别，更是对未来新生活的期许。

"春月清绝秋月满，此地今日更重游"。从东湖教导队梦之队开始，命运像是画了一个圆满的圆圈，30年后，我再次回到东湖边，那种久违的感觉不期而遇。东湖依然是那么美丽，却又多了几分岁月沉淀后的韵味。东湖像一位老友，30年前看着我踏上军旅征程，30年后又陪伴我开启人生下半场新篇章。东湖见证了我的青春履历，也见证着我在新征程上不断前行。